



01

脆弱的幸福

关于卢梭的随笔

[法] 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孙伟红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Tzvetan Todorov

Frêle bonheur

Essai sur Rousseau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脆弱的幸福

关于卢梭的随笔

[法] 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孙伟红 译

Tzvetan Todorov

Frêle bonheur

Essai sur Roussea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 / (法) 托多罗夫著；孙伟红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617-9544-6
I . ①脆… II . ①托… ②孙… III . ①卢梭, JJ.(1712 ~ 1778) — 随笔—文学研究
IV . ① I565.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9588 号



Frêle bonheur: Essai sur Rousseau

by Tzvetan Todorov

Copyright © Hachette Littératures, 1985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chette through Garance Su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1-304 号

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

著 者 (法) 茨维坦·托多罗夫

译 者 孙伟红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 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4.5

字 数 5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544-6 / B·708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分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索，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图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3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纪念卢梭诞辰三百周年

目 录

译序 /1

原序 /9

1 理论构成 /13

 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 /15

 疗救之法 /22

 人与公民 /27

 个体目标的两个版本 /34

2 公民 /39

 公民教育 /41

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48

3 孤独的个体 /57

孤独 /59

有限的交流 /66

寻找自我 /82

不幸的结局 /87

4 道德个体 /99

第三条道路 /101

家庭教育 /107

智慧 /111

文中引用卢梭作品年表 /119

注释说明 /121

主要参考书目 /123

译 序

在仍在世的西方学者中，茨维坦·托多罗夫（1939—）无疑属于声名最为显赫的行列。他出生于保加利亚，24岁来到巴黎，曾师从法国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他的早期研究活动大体延续了罗兰·巴特的方向，因此而成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从结构主义的原理出发，他又成为叙事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叙事学”的概念就是由托多罗夫于1969年首先提出的。符号学、结构主义关注的中心，是作为符号系统而存在文本的内部结构、组合规则，文本的精神价值、社会意义则完全不在研究者的视域之内。但托多罗夫后期——大致是上

世纪 80 年代中叶以后，研究方向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突破了以文本解析为中心的立场，转向人类社会文化和思想史方面的问题。在托氏自己看来，这并不构成对前者的背离。但由人类的思维模式转而关注人类的精神价值，在研究者的内心必然有着深刻的理由。2007 年秋，托多罗夫应邀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所做的讲演，以《恶的记忆，善的向往》为题，对历史和伦理，尤其是“善的向往”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作出了深刻思考。在他看来，这就是他最需要和中国学界进行交流的问题吧。

这本讨论卢梭的小书完成于 1985 年，它与托多罗夫学术研究的转向存在一定的关联。

卢梭，毫无疑问是一个对整个世界现代历史和思想史留下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同时，他也给后代的研究者造成了无穷的麻烦。因为卢梭的精神世界极其宏阔，宗教、伦理、政治、习俗、教育、文学，无所不及；他的许多观点至少看起来相互矛盾甚至彼此对立，而后世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也确实都在他那里找到了理论根据。尤其显著的是，有时候卢梭被描绘为现代个人主义

的先锋人物，有时则被指斥为现代集权政治的源头（罗素就持后一种观点，见其《西方哲学史》），两间之遥，令人震撼。此外，还要加上一个容易引起疑惑的因素，就是：卢梭常常被内心强烈的激情所鼓动（说得更彻底一些，他有很多时间处在程度不等的精神病状态），他喜好使用富于煽动力的文学化的表达。因此，自卢梭去世二百多年来，人们一直都在争论：他到底是一个变化多端、自我矛盾的人，还是像他自我宣称的那样，他的著作自始至终遵循共同的原则、在整体上是一致和融贯的，读者在其著作中发现的龃龉纯粹是表面上的？

相信卢梭思想至少在整体上具有一致性的人需要为此作出证明，他需要解释那些似乎显露为矛盾和混乱的东西其实服从某种内在的原则而条贯有序，只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有卢梭的，也有读者自身的）才容易导致误解。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发表于 1932 年的论文《卢梭问题》（国内有王春华据彼德·盖伊英译本转译的版本，译林出版社，2009）在这方面做了出色的研究，而托多罗夫这本《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在性质上与之不无相似之处，但细加对读，很容易发现

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托多罗夫这本小书非常特殊。作者将之标名为“随笔”，表明他无意按照严格的学术著作范式来写作。因此在表达方式上，他说他要一方面排斥专业语言，另一方面避免大而空洞的词汇，力求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言说困难的东西”。同时我们看到，尽管作者在书后也列出了一个系统的参考书目，但在行文中，他除了引用卢梭本人的文字以外，没有引用任何其他东西，他也不跟任何其他研究者展开争辩。这本书拥有复杂而浩繁的文献背景，言说着“困难的东西”，但法文原本不足百页，译成汉语仅有四万余字。比较起许多艰深的学术名著来，它的清晰、自信、分寸恰好的文字，让人更能感受大师思维的力量，乃至人格魅力。

前面说到卢梭的精神世界极其宏阔，而所有的问题到了这本书中被集中为一个关键问题：人类的道路，而这个问题的焦点则是人的个体性和人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以此为中心线索，托多罗夫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对卢梭的理论框架、社会理念以及卢梭习用的一系列概念的意义，逐一展开解析。托多罗夫说他所做的工作，

是一次“具有实践意义的阅读”，他的意思我们能够体会。

当然没有必要对这本书的内容加以复述，但它有一个特点是值得强调的。为卢梭学说的统一性进行辩护的人，会很自然地倾向于用某种方法填补那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主张之间的裂隙。譬如，卢梭怎么能够既高度赞美人依据其内心要求来生活的自由天性，又在《社会契约论》中要求人们无保留地献身于国家和社会？对此，卡西尔是这样说的：“对他而言，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而是指克制与摒弃一切随心所欲，是指服从于个体为自身所设立的严厉而不可侵犯的法则。决定自由的真正特性的，不是拒斥或免除这一法则，而是自由地同意它。而这种特性是在公意，即国家的意志中实现的。个体毫无保留地完全为国家所掌控。然而，国家这样做时，并不是一个强制机构，它只是让个体承担一项义务，而个体也认识到这项义务是合法而且必须的，因此个体同意担当这项义务既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自己。”（《卢梭问题》）换言之，在卢梭那里，由于理想化的国家意志是经个体“自由地同意”的结果，因此无保留地服从这一意志就意味着自由的实现。于是裂隙消失了。

但托多罗夫完全不是这样看。他不去弥补那些裂隙，相反，他要让它们分裂得更清楚。因为卢梭清楚地知道世界本身是矛盾的，人类可以选择的道路本身是矛盾的。在分析和描述这些矛盾的状态时，为了要向人们清楚地指出那些不同的道路分别通向何方，一旦选择某条道路就必须做什么和承担什么样的结果，卢梭会把自己放在不同的视角上、用不同的假设身份来说话。特别是，“公民”和“个体”具有不同价值准则，“当他针对对于外国人的轻视说道‘这种弊病不可避免，但也并不严重’的时候，这并不是卢梭在说话，而是公民；当他以‘健康的观念’来形容‘普世主义’的时候则是个体在发声，这里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托多罗夫也给出了卢梭思想的统一性，但这和他人给出的不一样。

托多罗夫向我们证明：卢梭完全意识到个体的道路与公民的道路两者相互排斥，“任何一种有利于集体生活的行为都将潜在地损害个人的利益，在其对个人的自由造成伤害的意义上而言；同时也将对人类全体造成损害，就其排除了平等的原则而言。”而被卢梭当作自己的巅峰之作的《爱弥儿》则试图作一种折中的尝试，来